东正教会

Timothy Ware | 徐春洪译

2023 年 8 月 25 日

目录

第一章 简介

3

第一章 简介

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 (林后 6:9)

俄国神学家亚历克西斯-霍米亚科夫 (Alexis Khomiakov) 在 1846 年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所有新教徒都是隐密教皇派’，‘……用代数的简明语言来说，所有西方人只知道一个基准点 a ；无论它前面是罗马派的正号 $+$ ，还是新教徒的负号 $-$ ， a 都是一样的。现在，转入东正教确实像是背弃了过去，背弃了其理性、信经和生命。他是在冲向一个未知的新世界’¹。

霍米亚科夫在谈到“基准 a ”时，得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基督徒，无论是自由教会信徒、圣公会信徒还是罗马天主教徒，在过去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所有人（尽管他们可能不总是愿意承认这一点）都受到同样事件的深刻影响：教皇集权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但在东正教信徒（希腊人、俄罗斯人和其他人）的背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中世纪（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也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或反宗教改革；他们只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受到了 16 世纪和 17 世纪改变西欧的文化和宗教动荡的影响。西方的基督徒，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徒，一般都从提出同样的问题开始，尽管他们可能对答案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在东正教中，不同的不仅仅是答案，问题本身也与西方不同。

东正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历史。例如，东正教对西方宗教纷争的态度。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但在东正教看来，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霍米亚科夫称教皇为“第一个新教徒”、“德国理性主义之父”；同样，他无疑也会认为基督教科学会信徒是一个古怪的罗马天主教徒。1847 年，一位圣公会教徒在其访问牛津大学时问他，他回答说：“抛弃你的罗马天主教。”在这位俄国神学家看来，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有相同的假设，因为新教是从罗马下的蛋中孵化出来的。

“一个未知的新世界”：霍米亚科夫如此谈论东正教是正确的。东正教不仅是一种没有教皇的罗马天主教，而是一种与西方任何宗教体系都截然不同的东西。然而，仔细观察这个“未知世界”的人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东西虽然不同，但却令人感到奇妙的熟悉。‘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信仰！’。许多人在更全面地了解东正教会及其教义后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对了一部分。九百多年来，希腊东方和拉丁西方逐渐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但在基督宗教早期的几个世纪里，双方都能找到共同点。亚他那修和巴西尔生活在东方，但他们也属于西方；生活在法

¹来自一封已付印的信 W. J. Birkbeck, *Russia and the English Church*, p. 67.1

国、英国或爱尔兰的东正教徒也可以把这些国家的民族圣徒—阿尔班和帕特里克、库斯伯特和贝德、巴黎的热纳维耶夫和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视为自己教会的成员，而不是陌生人。整个欧洲曾经是东正教的一部分，就像今天的希腊和俄罗斯一样。

当霍米亚科夫在 1846 年写这封信时，事实上双方都很少有认识彼此的人。19 世纪 30 年代，罗伯特-寇松（Robert Curzon）为寻找可以廉价购买的手稿而穿越黎凡特，他惊讶地发现君士坦丁堡牧首从未听说过坎特伯雷大主教。自那以后，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旅行变得无比便捷，物理障碍被打破。旅行不再是必要的：西方世界的公民不再需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就能亲眼目睹东正教会。出于选择或经济需要而西行的希腊人，以及受迫害而西行的斯拉夫人，都把他们的教会带了过来，在整个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建立了一个由教区和堂区、神学院和修道院组成的网络。最重要的是，在本世纪，在许多不同的宗派中，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前所未有的意愿，即所有基督徒有形的合一，这引起了人们对东正教会的新兴趣。西方基督徒在关注合一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东正教的相关性，并急于更多地了解东正教。在讨论合一问题时，东正教会的贡献往往被证明具有意想不到的启发性：正因为东正教会的背景与西方不同，所以他们能够打开新的思路，并提出早已被遗忘的解决旧难题的办法。

西方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人，他们对基督教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坎特伯雷、日内瓦和罗马；然而在过去，这样的人只是在旷野中呼喊。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持续了九个多世纪的疏远所造成的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但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开端。

什么是“东正教会”？分裂导致了目前基督教会的支离破碎，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每隔大约五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分裂的第一个阶段出现在五世纪和六世纪，当时，今天所谓的东方正统教会从基督徒主体中分裂出来。这些教会分为两类，一类是东方教会（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有时也被称为“亚述”、“聂斯脱利”、“迦勒底”或“东叙利亚”教会）；另一类是五个非迦克顿派教会（通常被称为“基督一性”教会）：安提阿叙利亚教会（即所谓的“雅各派”教会）、印度叙利亚教会、埃及科普特教会、亚美尼亚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东方教会今天的成员不超过 55 万，尽管它曾经体量更大；非迦克顿派教会的成员总数约为 2700 万。这两个团体经常被称为“较小的”或“分离的”东正教会，但最好避免使用这样的称谓，因为它们意味着一种价值判断。

本书并不主张涵盖东方基督教的全部复杂内容，因此不会直接涉及这些“东方正统教会”，尽管我们会不时提到他们。我们的主题是那些不被称为“东方”而被称为“东正教”的基督徒，也就是说，那些与君士坦丁堡大公牧首共融的基督徒；因此，当我们提到“东正教会”时，我们所关注的是东正教，而不是东方正统教会。幸运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两个基督徒家族—东方正统教会和东正教—之间完全和解的希望很大。

第一次分裂的结果是，东正教的东面主要局限于希腊语世界。第二次分裂发生在 1054 年。基督徒的主体现在分为两个团体：在西欧，是罗马教宗领导下的罗马天主教会；在拜占庭帝国，是东正教会。东正教在西边也受到了限制。第三个分离是十六世纪罗马与宗教改革者之间的分离，在此我们并不直接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和教会的划分往往是一致的。基督教虽然具有普世使命，但在实践中

却与三种文化相关联：闪米特文化、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第一次分离的结果是，叙利亚的闪米特基督徒及其繁荣的神学家和作家流派与基督教的其他流派隔绝开来。接着是第二次分离，它在基督教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传统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因此，在东正教中，主要的文化影响来自希腊。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东正教会完全是希腊教会，而不是其他教会，因为叙利亚语和拉丁语教父在完整的东正教传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东正教先是以东部为界，然后以西部为界，向北扩展。863年，斯拉夫人的使徒圣西里尔（St. Cyril）和圣美多迪乌斯（St. Methodius）北上，在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之外开展传教工作，他们的努力最终使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皈依了东正教。

随着拜占庭势力的衰落，这些北方新兴教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后，莫斯科公国准备取代拜占庭，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保护者。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种局面发生了部分逆转。君士坦丁堡本身仍在土耳其人手中，昔日的辉煌已荡然无存，但希腊的东正教基督徒在1821年开始重获自由；另一方面，俄罗斯教会在本世纪在一个极力敌基督教的政府统治下遭受了70年的苦难。

这些就是决定东正教对外发展的主要阶段。从地理上看，东正教的主要分布区在东欧、俄罗斯和东地中海沿岸。目前，它由以下独立或“自封”教会组成：²

(1) 四个古老的牧首区：

君士坦丁堡	(600万)
亚历山大	(350,000)
安提阿	(750,000)
耶路撒冷	(60,000)

虽然这四个教会的规模大大缩小，但由于历史原因，它们在东正教会中占有特殊地位，并在荣耀上位列首部。这些教会的首领都有牧首称号。

(2) 其他九个教会：

俄罗斯	(1亿至1.5亿)
塞尔维亚	(800万)
罗马尼亚	(2300万)
保加利亚	(800万)
格鲁吉亚	(500万)
塞浦路斯	(45万)
希腊	(900万)
波兰	(75万)
阿尔巴尼亚	(16万)

²每个教会后都列出了大致的规模。与所有教会统计数据一样，这些数字也应谨慎对待，无论如何，它们只是一个粗略的比较指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数字显示的是受洗教徒的人数，而不是积极信奉东正教的教徒人数。

在这九个教会中，除波兰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教会外，其他教会都位于基督教人口全部或主要为东正教徒的国家。希腊和塞浦路斯的教会是希腊教会；其他四个国家—俄罗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教会是斯拉夫教会。俄罗斯、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教会的首领被称为牧首；格鲁吉亚教会的首领被称为大公牧首；其他教会的首领被称为大主教或都主教。

(3) 此外，还有几个教会虽然在大多数方面实行自治，但并不完全独立。这些教会被称为“自治”教会，但不是“自封教会”：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	(55,000) ³
西奈	(900)
芬兰	(56,000)
日本	(25,000)
中国	(? 10,000-20,000)

(4) 此外，在西欧、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也有大量东正教“散居者”。这些“散居国外”的东正教徒中的大多数在管辖权上依赖于某个宗主教或自治教会，但在某些地区，他们也在朝着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美国（约有 100 万教徒）已采取步骤成立了一个自封的东正教会，但这尚未得到大多数其他东正教会的正式承认。

因此，东正教会是一个由独立自主教会组成的大家庭。它不是由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维系在一起，也不是由一个对整个教会大权独揽的主教维系在一起，而是由信仰的合一和圣礼的共融这双重纽带维系在一起。每个牧首教会或自治教会虽然是独立的，但在所有教义问题上都与其他教会完全一致，而且原则上它们之间都有充分的圣礼共融。（事实上，特别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东正教之间，存在着某些共融方面的分歧，但这种情况是例外，人们希望它是暂时性的）。在东正教中，没有人拥有与罗马天主教会教宗同等的地位。君士坦丁堡牧首被称为“大公”（或普世）牧首，自东西方分裂以来，他在所有东正教团体中享有特殊的荣誉地位；但他无权干涉其他教会的内部事务。他的地位类似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世界圣公会中的地位。这种由独立的地方教会组成的分散系统具有高度灵活性的优势，很容易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地方教会可以建立、撤销，然后再恢复，对整个教会的生活几乎没有干扰。许多地方教会也是国家教会，因为在东正教国家，教会和国家在过去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以看出，各教会的规模差异很大，俄罗斯是一个极端，而西奈则是另一个极端。不同教会的历史也各不相同，有些教会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而有些教会则只有一代人的历史。例如，阿尔巴尼亚教会直到 1937 年才成为教会。

东正教自称是普世的—不是异国情调的东方文化，而是朴素的基督教。由于人类的失误和历史的偶然，东正教会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某些地理区域。然而，对东正教徒自己来说，他们的教会不仅仅是一群地方教会。“东正教”一词具有“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荣耀”（或“正确的敬拜”）的双重含义。因此，东正教提出了一个乍看起来令人吃惊的主张：他们认为自己的教会是守护和教导关于上帝的真正信仰并以正确的崇拜荣耀上帝的教会，也就是说，就是基

督在地上的完整教会。如何理解这一主张，以及东正教徒如何看待不属于他们教会的其他基督徒，是本书的部分目的。